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蕭太公

江漢縈帶世載其英平輿二龍殆今復睹不腆
陵陽固昔竇子明雲霞之靈璫及謝公所爲高
齊嘯詠者也一旦得徼福於台臺而鎮撫其人
民鼎祚宜身事之日久矣卽鼎祚不敢爲陽鱈



數數府寺然何能曲木自甘終遠斤蕩羣沐成
山衆輕折軸雖慈母不免投杼而聖師且猶輟
飯台臺之於鼎祚無因無緣且鼎祚中人也台
臺陰爲昭雪隆禮曲施瀕行旣飲食之又教誨
之隱其在戚先其所往使鼎祚日遊于腹而加
於膝乎天也可忘迺忘大德爾十三日渡江繇
浦口從陸計月杪當入都門辱命鄙詩旅次荒
蕪筆研塵委至北繕錄郵上主記送者至厓而
返敬削短牘叩謝瞻遡光儀如陟岵岵跡遐神

邇戴負滋深統蘄崇鑒

又

夏首渡江而北從庶子泉頭奉蕪札臺下一行
入都赤日黃塵與車輪馬足居諸頓損腰項爲
勞翹跂清光有如雲日惟是端廉敏達之聲騰
滿輦轂薦紳之口不佞鼎舉手加額迺知 朝
宁之衡品精嚴衆心之直道顯允其稱慶者吏
治漸昭泰象已見要非止台臺之一身榮問庶
暘汪澤廣宣而已秋中遙拜藻翰之頌盍讀再

周冀我以所不可知登我以所不可逮卽慈親
之顧復師保之匡提何以踰焉鼎祚又徼天之
幸得負墻于長公寬其科條載之色笑道平示
履意擴包蒙而鼎祚材謏數奇文與命迂雖經
入穀竟作棄灰刑而過三本非真璧躍而至再
良是怪金所以被放以來怡然與游不色于市
者其自分審也顧獨上虛盱衡之望仰孤面命
之厯每一念及輒自不霜而栗內灼而汗爾頃
嘗與長公夫子言使鼎祚果能砥礪束修不挂

于評旦綴遺苴漏以勒成一家卽無由爲左右
顯義亦庶不辱伯仲之門屏然詎克有之哉台
從肆覲鼎祚旣遠在羈旅不皇尾士民謳謠而
擁幃帷茲復迫還期更未獲恭睹賜金錫宴之
盛典率留片楮敬候前旌鄙詩五章業酬老師
兼呈臺下未敢臚復鼎祚私計三輔重地而
天子神聖必有意乎不腆敝郡進秩借臨當從
敬亭宛水之間騎竹而漣娑娑首迎矣

與吳郡丞

鼎祚欽壽歷落可笑人也因緣先世獲紳通家
且台臺三十年名勝詠宕詞場本射雕之手屠
龍之伎鼎祚直鷓音蟬嘒而台臺置在左右觴
詠優游殆謝公之于水曹羊公之有鄒潤取其
近似足相映帶而已至若閔下流之難居推衆
惡于必察諒懷璧之非罪知償金之可疑頌言
彈指不侵然諾則晏嬰之稅驂石父霍譖之解
罔黨人又何逾焉瀕行寵以五篇五都增價是
餽是祖爲惠甚鴻就道之後偶淹南中十三日

渡江繇滁陽從陸矣環滁皆山庶子泉冽雖信
美而非吾土感德懷鄉南雲在望送者遣還敬
布謝款秋中當先要酒人和歌燕市搯笏對西
山爽氣耳時漸清和高明宜處長跼願言爲國
珍攝

與朱司理

台臺魁象福星照蒞下土蟣蝨之臣如鼎祚者
亦在造毓往鼎祚浮沉里社頗知硜硜守匹夫
小節顧獨于司法清曹猶多緣遇每飲其醇賴

牖其鄙然時與具禮而已台臺甫臨會鼎祚前
秋之役極鄙屑亡狀辱車騎而賁存之且籍負
墻稱及門矣偶有引嫌輒爾自遠台臺陰鑒其
平生而曲振其枉困羣咻不前孤生可植蓋以
分則師保以德則覆持鼎祚所未嘗得之于前
數公者一旦得之于台臺也鼎祚誠無能報稱
亦不敢頌言特嘿嘿中載之耳瀕行重辱餞贐
其時雖台臺按部不及叅侍河潤所及奚啻九
里頃有亡女之戚備極痛楚停軫浹旬月之三
日始克就道比曾再歷泰階順風稽首十三日
渡江繇浦口從陸送者先返敬削薄蹠叩謝星
輝漸逝雲芑滋深仰結鴻慈曷有涯旣

與劉令公

台臺冲明在御端敏獨持甘雨惠風闔境沾拂
鼎祚一介嗽人文質罔氏而台臺繆垂特眷力
破衆咻色笑載臨春溫漸渥雖大造不德帝力
何有鼎祚誠愚戇然心亦傳曾者也敢不敬佩
比北首賤役華筵厚贐寵禮有加且津行備具

旅而卽次賓至如歸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
矣河潤遠及雲芑滋深仰遡暉儀如陟岵岵偶
經南中斲淹六夕蘭芳金響惟是羣公卿士莫
不有旨乎其口溢于其聽鼎祚卽喙長三尺頌
述昌明亦安所足毗高深哉鼎祚遠涉二子俱
穉奴客數人往頗檢押踐更率口遵約惟先儻
有輕恩清嚴望重繩之二天可托內顧無虞旅
次肅陳謝悃持戴鴻慈願言曷旣

與徐少司馬

明公瀛海之度浮陽沈景何不包絡里中瓌屑
若鼎祚者置芥舟焉明公乃視猶萬斛乎飾以
鷁首翼以蘭楫爲惠久矣北轅賤役嘉篇兼幣
穆如粲如下拜登記重違盛指實所不堪鼎祚
固私心志之偶淹南中十四日渡江六日而次
南徐濁河善奔不圯不已當事者憂之孔棘明
公安得爲山種樹名綠野白社者耶鼎祚夙受
特知無敢以調益惟計明公今日要自世諦未
免應緣爾願勅舍人趣治裝鼎祚先爲覓居停

以埃是日東岸束馬會倉臺護行者還敬候台
履併陳謝私臨發瞻竚

答許彥貞鄒平

弟初擬投車而西取徑貴部旁采風謠因而登
秦岱問七十二家封禪處迺不虞臨岐邁亡女
之戚踟躕路首蒙泪竟北至河間王使君病目
不得把手亦未嘗出鄒平志相示也計吾丈在
事百廢具舉文獻是徵必當斐然爲一代信史
簡端之役弟敢不拜承入都凡三閱月黃塵赤

日車跡馬蹠筆扎冗于程書楮酒迫于期會則
羶德未除而虛名之爲累也手翰遠頒重損嘉
貺縞帶之誼厚古交矣使者朝見午發率陳候
謝中宮叶蘭夢否當轉傳家姬相與尉藉耳瞻
依有懷不待欸欸

與太常張公

浹旬積雨幾成漏天何獨稱江南卑溼也玄度
冲襟如明星朗月輝輝相映每一當塵尾輒欲
換髓伐毛以時方炎熾且長者之前不敢數有

更端耳往摩訶雅集鄙作久就今馳扇上齋頭
此豈足置在懷袖付青衣一驅白鳥而已儻時
煙壇月之間乘興見報七襄在握脗脰爲勞

答王使君

比經貴部卽未能親承謦欬然已仰被嘉問重
損貺貽抵今銜戢入都晤諸大老及銓曹諸君
時時得旁窺鴻譽且將載在口碑不獨溢之薦
剡而已今南北多艱需賢甚棘振淹拔僞政局
更新節鉞之寄當無首踰明公矣屬示志草序

述近率似應刪潤以爲巖邑光況如明公在事
重望猶先鼎祚數月以來車塵馬足揖讓杯酒
實無須臾之暇虛名見累勞生良苦刻下擬有
報命不敢更逋許文本鼎祚少小密好昨頻以
此相促茲不遑答主記者從郵中傳道之闡中
之役旣已登錄尋復中格材謏數奇固宜棄置
惟負盛心翔跂足用悚灼耳敝郡解額頗多皆
明公藥籠之遺而舍甥亦獲謬與此甥卽十洲
兄親姪知所樂聞附及之戒于仲冬南轅真定

二三使君有一介邀過其地恐致迂塗倘不然
猶可信宿五壘之側再望顏色也

答朱中丞

晉陽距燕京千里而近鴻猷儻譽旦夕可聞秋
高月滿胡塵不飛明公胷中有數萬甲兵自足
寒西人膽耳五臺金剛之窟姑射神人之鄉節
鉞所指正值登臨之候得無揚雪成歌停雲置
念乎藻翰數頒厚加斥俸黍谷春溫豈須鄒律
鼎祚闡中之沒已謬入穀尋復失之齒不待力

髮不勝心屢遇屢躓終焉枯槁而已今尚爲司
成先生所留黑貂裘敝滯淫何爲鄙詩數章嗣
再郵上

與鄒考功

往修謁未值卽明公虛懷愛士顧尊嚴之地不
敢頻恩非徒引分亦自時宜間從旁得讀一二
大篇指南是式私惟鼯腹易飽飲河知足然終
不若涉溟渤之汪洋浩瀚也鼎祚歸矣垂橐而
往願借片言爲一介行李重萬戶侯何足道哉

北來半期逐逐營營耳目皇惑雖或呻吟失其
職矣承命稍先上律詩數章儻矜其罔瞽而善
相之亦古之道乎文多爲人代斲血指且虞更
似當有溫室之祕明公行見之將直遠唾耳雅
集漫有所志副在扇頭舊草近刻併奏主記附
陳不腆本出韋布統惟莞置

與湯義仍

仁兄去職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竄貪夫濡尾不
前羣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謂不効矣黃綬若

若亦曾抵徐聞否家外舅經守其郡天恒暖治
稻再熟揉葛可單實遷客所宜居蘇長公寓惠
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仁兄定
能備如此襟度然卽當賜環無由待荔之丹矣
弟留輦下十月歲晏始歸業爲有司者所錄竟
從中格大校如燕麥兔絲直虛處名耳呂司封
念吾兄不解口玄致益超固自有王裴風在樂
令一旦坐青油幕下持宣明面孔向人人之相
去何九牛毛也淮揚間與陳使君方舟而南至

江口別率附此訊會謝曰可道弟注想貴邑多
塾師來敝里幸示一札

答徐孺旭

一來東輒復自遠卽神亦往來左右然終不若
奉玄塵之媿媿也弟此來本非少年時而燕趙
佳人那得如玉大絃嘈嘈小絃董董特可與胡
笳羌管相禱耳風流之事便爾都絕仁仲汝藩
得無見其似人者而喜乎場後數日當西行恐
無從覓足下居停耳仰辱軫存遇我厚矣卒卒

附報不多及

答楊世叔

日遭于武丘以足下名韵片言撮勝可復使羣
石點頭卽頑礦如弟豈不能躍而起應耶宋彥
河梁之別與足下眴眴送之初不謂足下單舸
相尾也乃知十日之飲殊自易事顧昔豔稱之
有以耳楚舞楚歌抑何其悲涼鴻肆乎志陳姬
墓石婉委有情愷直無諱滔滔獨運不作今世
戚促語等死何如陳姬死足下弟嘗有悼亡且

亦燕產情生于文讀未半淚蘇蘇下沾襟矣當
爲一歌答足下并及陳姬而使者倚席待報留
之不得賓客又一時襍沓宋彥更不皇有附弟
方濡跡丘中嗣必馳奏把臂未期投毫柄邑

與吳郡丞

昨躬詣偶值前驅蒞在敬亭恨不能從公于邁
少聆合沓雲齊佳句耳老年伯大集鼎祚謬忝
猶子當請梓而廣傳之仰體台臺孝思甚殷不
敢分德且狐裘而羔袖焉媿臯可知薄具餐錢

敬上鍤局疊嶂二詩久未奏獻向坐壹鬱無聊
筆硯荒落亦以黃鍾在前大呂在左擊缶附甔
自宜退舍耳附內數品略奉高齋用資游息出
自布素非有長物也統冀塵存

與蕭府君

台臺之按節于雒凡慶兩元會所爲惠風鮮澤
流拂敝郡者士民如一口百代如一日耳昨歲
而舉國驩呼薦踊轉相告謂中宮孿得二雄矣
此其理誠在旦夕然迺先見之魄兆禱尼祝禱

人情可卜鼎祚賤無所營益有所纂著自敝郡始台臺往有過庭代對特聞之而已幸卽命小史錄示一帙今時作者非不乘時鵲起而敘致多誣雷同莫別用弘者體要失財務華者情實愈遠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鼎祚不自量欲使其信而必傳令來牧斯土者具有台臺之一體則敝郡世世是賴焉鼎祚任以爲非調台臺亦不必好讓自掩也獻歲繇山居至適賀生趨謁交戟衡馬首而贈之以策曰宛陵人業請于帝

以石麟玉燕錫蕭侯且許應泰階六符之象叶君子萬年之歌灑澗嵩少實式靈之無所庸生參苓矣

答夏雲父

憶與足下初把手城頭細柳共牀頭新醪爭綠也今且其時而飛械適至然柳凡五易條矣昔言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顧惟燁燁之辭超超之指無庸謀野已足驚座何足下之厚靈秉乎宗伯昭則足下鄉先正其所著雖未盡雅馴以

彼博物多聞亦殆庶者也迺足下崛起其後駸
欲度前當令桐水不浚而深足下所舉屬僕若
周秦兩京在唇吻淵源三百曲暢漢魏下逮開
元者固足下饒爲之所貴志稱其才耳足下勉
旃僕卽無似尚可左帶劍右奉盤一意聽牛耳
之盟其繆以紬書金匱簪筆木天而索我則實
姚遠此足下異日事而已襍刻四種奉內記曹
僕方臥家未北上徑南漪而颿敬亭果然也儻
足下能見尋更有爭綠之新醪在

答吳使君

謁後尋迫寒食歸覲先坐往反旬日藍輿中把
讀大集霞光五色與文脊華陽諸峰蒼翠交襲
人應接不暇宣城名重自玄暉始其文固甚美
且著而政闊焉尠稱耳明公俄頃澤濡化洽易
聽改觀凡我臣庶實恨屬者之不請于上而卽
移真也山川之靈猶望以咳唾賁飾之使雲齊
之嶽練淨之江得相帶映當先謝公一壽矣

與鄒彥吉學憲

頃年弇州公雨花之會坐者六人次甫金焦道人煙霞在口承父齊之攝偉衣冠儼然綺皓茂吳淵潤舉體無凡而鄒先生鴻裁名理超超獨上鼎祚持一小星仰儷太白繆聯先生席也雖不甚更端已嘿嘿意授分韻大篇明月香臺爲菡苑青樽詞客對空王抑何其精婉篤至乎驪珠在前魚目自掩矣卽弇州是詩嘗命以竹林蓮社題以殷許應徐顧玄度自了深源虛聲授簡曳裾助歆未著鄒先生居則挹麈尾之清出

則宣金口之令冠冕後進鼎呂皇家異日山公謝傳者差可倫擬耳比附一函托報左右亦將無浮沉否爾時鄒先生來按部吳興家叔適爲安吉守傳言鄒先生厚無忘昔者晤必訊及玉節聞近移楚中方城漢水楚誠多材而以匈吞雲夢者八九若鄒先生師帥之和璧見琢白珩益光往鄒先生游玄岳五色綵毫與繁峰蒼翠相注射令馳檄而尋山靈之盟電策雷驅五龍在御黃州又憩棠舊地也橫江之鶴舉網之鱸

正不減并州竹馬掄校豐暇藻翰蔚與鼎祚越
遠願分珮于湘臯卽采芳于澧浦矣祝轅果自
何時儻寄徑于江則蕪湖距宣城數舍不難載
斗酒操豚蹄而前勞榜人江之永矣我思如何
當附行雲從鄒先生而東也惟鄒先生既命焉

與蘇州沈郡丞

履端新慶清望宿隆大拜之命旦夕且至燕雲
碣月內在杖履前驅所及恐不久桃花綠水間
也昨秋呂安君入吳鼎祚方應貢白下未能更

端長者尋_聞視篆江陰遂使鱗羽頓爾茫然鼎
祚_亦中鄙役聊稅苦海猶然風波未定維楫何
馮茲且暫爲息肩來歲北首計比明公影纓委
珮退食自公當與搢笏共看西山爽氣耳春風
尚厲惟爲國珍護奉懷一詩副具扇頭臨發瞻
跂

與史平陽

明公歸自平陽鴻冥龍卧而有子開州君代相
輝映奈何一旦酷割至此哉其郎兵曹及僉憲

虞表石室集卷一
豫章所爲政遠未及聞而甫總髮理敝郡寬仁
敏斷有若老成文采風流實稱儒吏惟蕪湖一
節則其事已遂而其勢重不可反鼎祚與沈太
史君典習知之君典塚中枯骨矣鼎祚又淪落
未偶竟俾茲意幾于不白近移書呂玉繩使君
約彼爲草狀而鼎祚傳之傳者傳也鼎祚豈足
傳令子蓋曩者在郡于鼎祚略堂簾之分申昆
弟之好擬藉寸管報萬分一旦以宣人言宣事
戎可資言于履歷生卒便乞詳示幸而多男長

者者于歲之字沈方伯兒者可嫁否雖宦廉減
產尚足給餽粥否皆所願聞更望明公達變順
時善自曉譬提攜諸孤以無隊世緒先附薄將
用代絮酒凌春當亂錢塘發楚些一一哭稽山之
陰搔首問青天胡夢夢也

與陶懋中使君

往邁陶公于棲霞指點石佛斲白鹿泉而飲之
袖出大篇如數十摩尼珠相注射也一再過舍
香之署鐘阜玄湖映帶左右不其樂融融哉鼎

祚之鍛翮未幾而公亦覆播遷矣從蕭府君奉
公手書俛仰今昔何異公家彭澤停雲興詠乎
且知所爲推轂于府公者鼎祚安能望蓋公之
玄致徐孺之高風然府君寔不以衆人遇之皆
陶公之明惠也黃州故遷客地奈陶公婆婆娑已
久蘇子瞻由此復歸玉堂計公當卽承召矣鼎
祚開春應貢北首擊筑和歌相期燕市幸公趣
舍人治裝以待家弟台受丘潮州夙知今束生
芻而弔其墓亦庶幾古意焉陶公之秣餘釀足
醉此生所心鼎祚不得如橫江鶴耳扇頭二詩
聊且代訊倘有以報我敢不拜在下風

與河間王使君

明公之臨敝郡也三月而成卽中都之宰殆
不啻焉顧猶有修卻者乎其時鼎祚操牘私志
之能及吾之身則登信史不則亦以備采風三
輔隩區九河大澤迺覆載剖麟苻佇瞻熊軾所
謂蘭芳無適非好亦譬兼金百鍊愈精彼正以
昭明公之大節開後命之景福爾往于盧江擬

走冗楸之僕一通典謁而騶從且東里中輸將者恭捧雲翰辱損貺儀長跼啟函儼承晤侍因荷長者之無忘微細若此是後鼎祚內侵二豎外迫密讐出則吹簫爲吳市之乞入則短衣爲田間之遊憂病相仍嘯歌都廢昨秋循次應貢今卽北首而舍親麻司勳先數日發輒敢申佈台履指日寄徑貴治而歌車班班也明使君儻垂念并州問舊憩甘棠蔽芾耶願更端以對

奉汪司馬

小子鼎之一而獲御明公明公卽以爲是汗血也者今之齒則長矣猶然駑駘也于凡韵人勝士若褰衣大帶之徒過新都無不謁明公明公亦無不口及鼎祚者卽白榆之社明公搦管紬思輒及鼎祚此豈不足君所乎而於一介乎媿媿也章臺傳記侘傺無聊偶遊戲于肉譜詖宕于俳優開臯大雅不擯斥幸厚矣聞明公亦覆擊節三嘆昌歎屈芟寧足偏嗜或有厭大君子之腹耳古人謂知己重於感恩又士爲知己者

死當其千里從師擔簷負笈徒步非遠明公之
于鼎祚不爲非知已矣新都距宛上不十舍而
止矣鼎祚行無重繭之勞而甘坐不窺堂之刺
卽薄蹠之書冗散之僕且至中絕是棄德如水
而委身于壑也令鼎祚喙長三尺適爾增繁何
所可解雖然鼎祚之情事苦鬱無所可解而略
有可原者有三其一先大夫所爲志幽者徼惠
明公迺本治命頻年以來禋祀董列卜兆無期
永絲藉手印于左右且未有布武明公之堂下

而置此猶以者也其一鼎祚繆辱明公之提獎
極欲竭蹙生平刻劂心力庶成一家之言希冀
明公爲之冠冕上稍以報塞殊恩下妄圖傳之
同好而才不稱志業荒于嬉興文載詠自儕蛙
蚓涸泓糜楮聊應馬牛儻明公見之不失笑則
反走卽寬然不取瑟使聞鼎祚之陰愧多矣其
一鼎祚自有母之喪弟妾繼坳泪眼未燥射影
薦興寇在門庭旣在心腹以故甲乙之際勾吳
之逃被髮文身歛簫行乞頗爲近之比務乘瑕

快于脩卻雖我族類疾而卽仇昔懷好音今切
虎視所賴一二府君眷深國士及闔郡士大夫
之公論盡拄我壁耳然亦一歲七奔一日三徙
乍冰乍火邪氣攻中玉羅損和積衰得白彼所
報殆已甚乎茲且隨牒北上而事猶未竟執不
可淹矯首宮墻清都真界非復腥羶下士所容
易涉私惟疏節日益以深傳言前茅將指建業
若季月之初鼎祚于石頭城下佇望錦帆撰杖
良有天下不知候關者果占紫氣之東否顯

一申祝台屬兼代亂謁鄙詩十章附角不腆皇
雙主臣臨發戀戀

答寧國陶明府

仁公稔瀛海之翔陽應文明之盛代天紬綠簡
禹穴非遙星聚清門高陽可表不謂寧川彈丸
迺辱紆仁公之綬而撫臨之鼎祚寒廬本文脊
之陰間有寄公宇下賦口踐更得竊旁采風謠
餐承惠澤旣深河潤實切巖瞻維昔先人繆膺
貴郡幸不俾士民厭射而與公家二三長老猶

倍皈依卽蘭亭諸君子鼎祚亦嘗參觴詞之末
忝爾汝之交分則隣封情則世講顧硜硜自執
不能以衣裾撇有道之函端特匹夫之節耳茲
復隨牒北首矣仁公俯存故誼特放藻翰重損
嘉儀當此簿書旁午期會糾紛雖仁公游刃有
餘而且軫念疏鄙叙致婉變永言拜佩曷敢有
諛治裝方劇率爾附使占謝嗣容顛佈

與沈郡丞

公之勤 易穀凡五載而董有此調也惟彼

丁氏嗷嗷 有遺志自明公之去陽穀也藹藹
焉有餘思今方勒貞石于峴山擬尸祝于畏壘
旣徵三代之直良爲後事之師比倌人過郡中
時鼎祚馳至則未信發矣竟不及片語申祖卮
酒爲驩迺恨往者公顧我輒移日而不以草蔬
薦客遠媿古人真致耳德威所振海波不揚簿
書燕閒翰墨間作此特爲公假六月之息扶搖
而上九萬垂天終當遠屆以公雅度知無河漢
其言也良書見放問適吳之約鼎祚繇冬而來

大半山居仍以貧病遂復逡巡然吳我親戚之國也夏秋之交從公乞太湖一舴艋七十二峰凡一醉足矣敬戒蒼頭略塵仰止傾首東顧曷日無懷

與陳郡丞

以明公而載蒞金閭也故借寇君于河內迺迎竹馬于漁陽重望宿資新命且下卽吳會隩壤山川効靈亦不能久稽公矣往附具片楮二詩四恩主記不省其二云何越歲而來居吳者凡

八戶傾首身溯則南州下榻之驩孟公投轄之興儼然寤寐也從二張聞公有佳篇見懷雖未及睹若已津津乎有味矣鼎祚僕僕日在牛馬既多貧病日復聊蕭近作傳奇一種略代嘯歌正猶蜉蝣之矜衣裳豈誠楚楚董以自濡而已知公但有憐之也惡詩爲諸君所彊竟成菑木用助鼓掌不足取裁蒼頭東首敢拜而送之間台履萬福

奉王觀察

明公豁達經通貞良在翼秉岱宗之靈瓊暢大
國之休風左輔神臯三吳隩壤瞻衮衣焉至止
儼繡斧其來臨比者海波不揚萑苻用輯化干
戈爲德禮列樽俎而折衝行且叶魁象于泰符
召康侯于晉錫者也鼎祚一介薄循先緒徒負
虛聲仰遡威儀忝通家之末分俯厪盼睐若侍
坐以更端敬戒蒼頭肅陳赤牘別將不腆良愿
無文臨風冒恩尊嚴惟日曷勝悚灼

與陳公

以者鼎祚不能躬化以致宗人阨墻之變仰
叩台端承不加討而且俯徇輿言始鞠之公庭
以正其名分旣付之司敗以待其自新仁義並
施情法兼具此百世之德也今雖未見悔悟而
某某等念彼二人本手足右被傷則左必捍奈
彼各喪心耳明斷森然敢復徼惠暫釋斥歸私
家令鼎祚等合彼兄弟相見以杯酒解之仍補
其所少而田均執業彼此無嫌則上可終台臺
曲成之盛心下可杜寒門後來之隱禍矣三二

日間當相率蒲伏請謝也

與長沙呂別駕

門下以隆棟之材寄題輿之任安所稱能展其
驥足振彼鴻儀顧今王澤遠屆遐邇同風長沙
卑溼非所論矣門下憑軾結鞞清嘯長謠使蒼
梧之雲不飛洞庭之波益闊而况廟廊方破拘
孿簡拔雋異無容弔屈以示不廣也鼎祚比年
多難七奔不給近稍息肩然以琴咏爲慙意興
卽盡周旋詩昔句日忘之惟是疆域阻修蜚潛
可與未鎔中遘扞此鬱伊耳宗兄繼唐幸叅筦
記其舍人西上率奉起居小草一部用資覆瓿
之遺傳奇一種排諧略具簿書清宴聊代憲蘇
沅芷澧蘭芳馨可折愛而能竟懷我好音

答顧廣文

郎川斗大城廼能彊縣君數易而顧先生臯比
獨擁當由善祝頓令速肖耳僕卅已游陪京則
寶幢公往生久讀玉露草尚如把松枝麈尾對
譚小品下百籤也顧先生是其法嗣吏與隱兼

唐表石室集卷七
三十一
桃李盈門亦何減蓮花藏耶嘉篇侈然與寶幢
公相輝映鍾陵淮水不爲無靈辱所見命者願
爲執鞭會郡邑大夫一時並遷頗有贈述且欲
附燕中幾函少稽奉報幸貢生寄廡下南湖一
勺必不作投書渚矣潘丈不暇作答賦閒園春
色無恙濯濯新楊柳猶及見理官翁風流乎

又

筆札驅人如萬火牛因爲寶幢公効役暫得近
京界耳 尋公慧德內行甚著而其精力在禪

目往生傳 推也繆成一七言律聊于此三致
意焉門下高第弟子夏雲甫何狀定不作菩薩
位中人但不知米熟也未幸寄聲并望顧先生
以鐵袈裟密授之

又

候關者不瞻紫氣之西遂坐失顧先生今則闕
數千里矣東郡之擢常調耳非所以處顧先生
昔人有言先生自此升矣濮州有李少卿公名
先芳者七十老翁慷慨重氣節而詩絕工大得



原件短缺

P26以后缺

唐人之致顧先生好文下士趨府儻便當一相
詣佳惠侈然豈行者以贐居者且不損先生首
蓓盤耶奉送一詩卽少殊濮上之音然無足爲
左右重何能及魯連子聊城一矢也

答陳德基戶曹

東信具承良書二體多篇貫珠夏玉且知繇淮
入粵暫休汝上之騎俾許子將見此必當增其
月旦耳未挾日從安吉復傳頰鯉重侑兼金何
足者之不是鬼巢固爾然已示指南之式又獲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荅屠長卿

屠先生三及書一自新安一自吳門一自沈生
所并今而四矣宛陵之眎明州羅剎曹娥之嶮
介東共之而西連三天子都縣東東馬阻越一
隅以故鼎祚從戊子夏致郵於薛君竟未嗣音

也念何嘗一日置屠先生哉少小與君典同學
頗兩相期進則經世退則出世正如良書之比
肩王葛追蹤夔龍者君典疏節濶目氣勝鼎祚
而鼎祚私信依仁輔義理勝君典比周游屠先
生時徵歌放酒搔頭弄姿口多微辭風流自喜
要非本色不過以柔傲骨耗壯心而已別無幾
何家難作矣此其本末寧容僂數大校其人即
豬宮肆市不足以蓋先代之闕示來裔之觀其
事鼎祚方應貢南都而同里殆千餘指公正發

憤如連棲之雞誰適為主爭擊之鷄無禮是逐
一時親識若今徐司寇麻司勳諸君莫不暢其
雄風舉為義槩而時與尼會勢與意違非一手
一足所可驟而興援而止也其旣則不始茲日
而彼在莽伏三歲之戎論功泯十世之宥張彌
天絕澤之網踵伐虢併虞之圖其端則覆有清
蠅飛於竿旌貝錦生於匈旅操戈反而入室鋤
蘭忌其當門遂使叔氏兄弟井堙竈夷流離踣
頓魂遷於九逝命罷於七奔至於不肖第恨無

瑕可攻素履足恃耳嗟乎嗟乎者豆然其何由
不泣芥瓜逮葛誠難為懷固實宗門之辱行生
人之凶境安敢冒為節俠乎難稍定鼎祚北首
逾年而南吳中之游非孳勝亦非避人雖然嘗
躡躅金閭五湖之間矣上不得為少伯之霸越
次不得為燿期之貨隱遯子胥之報楚帛要離
之殉光而才狹志迫直欲借屠先生遊龍之筆
齎豹之文為一寫其抑鬱抒其英采矣鼎祚留
輦下最久三事而下以及貂璫之屬緇黃之流

多所見多所怪迺益歎長安一席地詎為屠先
生羈縻耶屠先生剡心入冥遺形就道猶有一
二長爪闡提毀教謫法愛何可愛憎何可憎呼
牛則牛呼馬則馬以平等之心行無為之事不
愧屋漏惟與天知愿屠先生其終訓之來書所
稱虞仲翔管幼安仲翔尚涉偏奇布帽木屨治
廬躬耕幼安吾師也石灰陽燄所獲幾何汪司
馬又即世矣屠先生名紐八紘業振千古金石
有敝神理常存鼎祚輩以螻蛄何異顧承屠先

生之軫卹日遠日親也使者至適鼎祚多境外
之交不勝襍襍之苦握管作報一札五起不能
它及

又

屠先生負三長之鴻才建千秋之大業迺一見
倏潛驟登乍躡即玄朗之惊恬愉之味庶志浮
雲無餘煩熱非所以克諧羣望昭宣皇度也頃
天子出蘭臺石室之祕藏以潤色太平纂戎先
業政府旁招廣列振廢起淹將無為屠先生設

乎前載鼎祚嘗就婁東公於里第轉况實錄繆
屬以孫安國臧榮緒之流今洪永之間雖稍銓
次旣聞此盛舉所謂日月經天燭火宜息不虛
不隱毋穢毋挾惟屠先生善為之鼎祚四十作
人祖詠分甘含飴之言聊自娛悅頭顱如此寧
復勞東方之牘升燕昭之臺且比薦曠無歲竈
觚有遺經畝首眇棲穗良書之所云杜陵春衣
幾成鶉結平樂急管頓作蠨塵目睹島夷敢於
匪茹所幸封貢近已報罷進無一割之司退無

一壺之擅僮非飯證蒲團豈但壯心難耗亦欲
何大休歇耶太夫人百齡方健七箸郎君風氣
日上屠先生應召上而將母下而逐子俯仰俱
適也後春昏期想如佳約諒其時阿翁方鳴珮
都門耳使者奏命殊亟把汗崖略冀自消息并
勅舍人治裝以待

荅朱修吾

一入長安市車輪馬足頓歷三時迺自踈迷門
屏且拜命之辱復為歸思所牽竟違緒論明公

不加督過已厚幸而迺寵以玄黃沃以冰玉披
誦題引冷然脩然數月來塵土腸胃一洗盡矣
此自足當拱壁何復更庭實祭具邪然不敢再
方台命覲顏敬登許八丈承惠於臺端者當是
古石交誼耳婁以書來約天寒歲晏不能迂塗
擬從河間使君寄一札必為申左右卷卷也

荅馮琢吾

佳篇見貽仁風在握出入懷袖奉為指南顧鼎
小子所願徼惠片語者尚幾幾企之何敢附於

酬言實竊藉以不朽耳計鼎望日始成行明公
咄嗟之間便自粲灼足照數人惟冀末光垂此
下土先肅占謝

荅蹇督府

己丑春敝郡廖使君來京肅附一函亟及奉壽二
尊人詩軸計徹清覽頃之台臺榮覲而西卽承
三鎮之擢智略輻輳勲伐昭宣內以揚高堂忠
誠之訓上以紓當宁宵旰之圖可謂家國俱存
身名並泰矣近者衆議易清黨同好勝吠聲捕

影且莫擇於明公鼎問從坐末頗竊聞諸大老
緒論未嘗不為扼腕不平而歎勞臣之難為新
進之多事也則所私幸者廟謨猶定耳惟明公
毋卹浮囂益自展布大振無前之烈永稱不貳
之純是小子卷卷所祝望焉鼎祚四月至北五
月廷試六月因游太學就秋闈旣已入彀尋復
失之材識卑下棄置自宜顧蹈機而構會者數
矣抑安得不謂數奇乎行道心惻若明公何如
繆愛而亟欲吹噓上天者懷可知也戟門密邇

居易先生集卷八
初意來拜瞻繡衮一窺塞垣而虛名見累酬應
實繁今已歲晏黑貂久敝青蚨且空歸計定矣
所以一介之書遲抵茲日者仰體明公方調度
兵事甚費形神何敢以賤姓名遽爾塵恩致勤
眷注耶業師真定同知姚嘉穀忝屬臺端家學
淵源宦行廉敏屢騰薦剡固臺端所宿察也家
叔魏令梅守相沈粹貞固實吏而儒此兩人者
鼎祚少列負墻繆當入室有三如一於心不忘
冀徼寵靈特垂矜昧即鼎祚無能報亦稍殫力
矣沈太史君典之姪有容亦屬偏裨聞沐厚遇
敬為亡友申謝凡此皆非有託於鼎祚師友分
義不皇冒嫌况明公知鼎祚無他腸者也南轅
告脂遭回依戀

荅張伯誨

丈夫意氣相與卽杯酒可得若弟與仁兄猶周
旋襟帶之間歌咏之會千秋一日豈足云喻佳
篇兩體兼至編玉貫珠行子獲此渡河而江當
使魚龍生色冰雪解顏上苑之春在我懷袖何

唐荅石室集卷八
必論宛陵花木哉貂帽見貺是仁兄蟬冠餘慶
也物重義隆敢不拜服

荅黃慎軒太史

前奉謁將持縑素特請鴻篇而驪珠忽已滿把
長歌感慨悲壯跌宕宛委傳景切情無所不有
二律泠泠琅琅慧中秀外何意波靡後復聞正
始之音鼎祚顧一旦獲之真奉拱壁以先駟馬
矣無言不酬敢不圖稱然以寡和高曲而苦欲
襍以繁哇適不自量耳

荅蕭司成師

鼎祚心師者十有餘年一旦得即真門下點三
千之籍即可千秋矣且奉兩大篇懷之而歸居
夷界北俱有餘快況止被播耶昔人有言人貌
榮名寧有既乎老師所為榮鼎祚者何弗墜焉
復承欣況濃郁在老師誠無虛將而鼎祚亦竊
自顧無所可任然禮不敢附使壁上東嚮拜登
埃佳扇污訖叩首庭階再申前請

荅大司空曾公

唐荅石室集卷八
屢奉嘉招虛懷接引沃教已深復辱寵頒猶切
過腆非所宜任顧惟大人長者之命禮無敢返
東嚮拜登感與愧集先外舅仰借片言之褒實
榮華袞其序次行事感慨平生若起其人於九
原而定其論於千古台臺聲出為律言成為經
直當附以不朽所謂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矣
薄賚自是唐子一縷之忱迺蒙環賜益無所將
專力附使敬納

與黃慎軒

奉和二章正猶阜螽蜻蛚之於鳳噦鶴鳴亦適
得其天籟之一取相應而已公以古道遇我當
為五言古數章仰報長歌輿馬見迫楮墨就荒
前途定即郵上

又

昔人有言德厚自天性則公之謂矣郊關執別
攬涕登車文通止黯然銷魂而已安得為體物
會情名善賦哉飄雪載塗七日始抵景州明當
涉齊魯境上漸跳而南雲日在望不可驟即江

之永矣我思如何

荅鄒考功

壽命祇領東廣微為孝子潔白相戒以養遂補
白華南陔鼎祚固非其材也敢不勉承比來仰
勤嘉眷既載在衷且竊闕大君子差次功能作
用自別亦思附贈處之義藉以不朽耳所為溫
室之秘者何欲稱秘於左右實前皆許其人以
焚草矣况數日間將漸入清覽繼得面晤一二
口述總之大家婢學夫人終是舉止羞澁明公

慧眼必知反不如牀頭捉刀人也

又

瓊瑤下報儼成七襄鴻軒鳳舉在所交攀耳見
寵大篇靚深崛古雅辭名理不徒彼雲霞生態
花鳥取妍也至勤良書最以文行鼎祚內實無
有寧冒處其賓乎然竊亦嘗所斤斤者箴座銘
盤敢不拜大君子之教比承命榮侍之篇力欲
竭慶而材質已定竟無能工董不食成言而已

荅何稚孝比部

唐荅石室集卷八
門下沖夷之度千人可游鼎祚一來此身廼為
人所得車塵馬足遂歷三時知門下習靜端居
未敢相恩蓋凡鼎祚間過從諸公要亦董報稱
而已顧如有神何嘗不飛越左右今行矣擬與
公必再把臂別而佳篇下及則泱泱大風也奉
以出入矩矱在前為惠鴻矣分食食我又復旨
乎其口味乎其心然公方宦廉將無令官廚攻
淡乎

荅蹇開府

望前有蕪記從報房郵上諒徹台覽鼎祚為諸
公強留念日始發霜雪載塗五日拒河間又二
日至景州王使君已為東路輿馬計故由推惠
於臺端也廼復損貶頌即明公誼務長厚忘其
為施而受者將不知所厝載德在衷覲顏知媿
二扇偶成一詩奉訊五申三寢一聯稍為實錄
其一別諸公小作并博一粲秋防業竣猷望益
昭當令譚者欲咋舌自引耳高陽狂態與度漠
鴻才原不相左不必還亦不必反汾陽二十四

考寄藏音樂晉公勛奏平淮道搖綠野又十年
而三峩三巴竹枝實舞皆明公之舊物矣頃當
內拜九頓庭階試數公美髯較昔長短多少乎
尚有期也久羈使者境上告言北首率題平安
仰慰軫念明發涉齊魯之域漸跳而南江之永
矣我思如何感戀積私言曷能既再圖顛布佇
嗣玉音

荅申敬中兵部

辱枉官人於山寺即不及把松枝麈尾共升千

人坐石斐疊片談良是名理正圖有不腆之語
布此晞驥而佳篇下貺白雪在握清風穆如頓
使羈客怡神亦令小巫索氣無言不詘尚嗣圖
之西歸擬至堂間繼侍老師實所大願維時秋
炎方熾不敢重勞台候耳小刻從都下散去僅
存一二敝楮者頃須檢上大匠之門知無辭曲
水也

荅周京兆

於時二垂告警宵旰為勞至若明公迺竟卧萬

山之中國家動稱乏材而用輒違材伐檀河干
橫舟野渡古今固有同慨耳然今舉烽乘障之
與煙霞為伍憂讒畏訊之與理亂不聞明公豈
以彼易此當必爽然自失不復令唾壺盡缺也
鼎祚自南都伏謁尋事北轅既還江上因趨謝
兩相君於里第益跳而東藁莢累更蓬科轉徙
桀范日遠詹注滋深比春承晤僂郎堅以邵公
碑文見屬重辱申命敢不敬聞徃鼎祚嘗碑沈
南陵矣其邑父老敘述事詳故其文稍為核實

邵公履任及被召年月有何興革善政如來刻
義倉之類一一查示愈詳愈佳蓋碑以記事非
可鑿空為者也齒卑世厚分宜効勤損惠中帑
拜服內慙

荅申美中

霏雪之譚連城之采得一朝而兼舉之百聞不
如一見非虛語也方欲少致鄙言聊陳仰止而
目忽作楚筆研荒落乃辱厚貺重損良書几杖
之賜何以逾此覲顏拜登嗣需躬布

唐荅吳光祿

比虎丘雅歎雖赤日行空得蔭清冰頓忘白羽
河朔之會定復勝此已發東棹值中秋之夕遙
憶生公講臺一方明月盡屬左右酒杯歌扇耳
千佛閣鼎建之舉實是闔浮一大因緣且有公
為之檀越老師相公俯加冠冕誠謂此法當興
矣鼎祚瀕行紹谷上人曾以疏頭見屬復辱嘉
命戴及能不祇承偶為小兒內婦新治敝廬百
冗交集惟是重拂尊指率爾具草仰備鄙質

與韓君陳

仁兄既已蘭摧復爾玉折天何酷割至此也弟
往有女十四而夭近者小姬驚娠累絕三日而
蘇至如敬通孝標之厄非復人理悲憤每至但
一切付之夙因寃者何寃親者何親有因宜然
無因適然耳兄嫂方御韶年振振可即雖其娟
秀在眼離愛在心未超世法安能一旦而遽遺
之弟所以驟聞皇愕酸楚不知涕之何從也又
何能為兄解惟吾兄斟酌東門西河之間不矯

唐荊石室集 卷八 一四
不溺而已歲晏憂冗不能刺一舟把手相慰藉
輒以寄此

答孝豐吳翁升

曩客白晢清揚而過我金陵蘭若者足下耶歲
紀周矣僕稍長翁晉近頗抱孫作人祖不稱老
而老有期足下既往長安道東華軟紅塵那得
如西湖風月不無少微赭其顏乎別足下後凡
三晤翁晉晤輒抵掌足下與載伯把臂入林庭
中樂事僕家二三子患難流離一散如雨年來

反關距埽端居淨業為日多矣足下新詩語韶
令而思沉鬱且敘事有典徒歌成訓非苟而已
也願効片言附以千里惟羈使者是虞當即嗣
致必不敢失諾於左右扇頭一詩奉備出入黃
面瞿曇色韻枯寂才減氣銷殆復可想計足下
直憐之耳

與湯義仍

天怒不終朝迺於仁兄猶爽常期聞直名題在
御屏不可謂不遇主矣勞人之職非所久堪顧

遂昌甚誦令君子蘭芳無適非好耳弟比留長
干閱藏者幾一歲歸而負幽憂之疾浸淫及脾
腦減髮素斷足府寺惜面里間藥餌之間陳書
盈凡亦殆庶述者之事仁兄在遠向何平隲旋
興旋輟孤搢無成近傳新著業竟殺青許八丈
可為置書郵何不以一部乞我往凡得仁兄單
詞畸語墨渝紙敝益復循環此以拱壁駟馬不
如聞道吾丈遽爾河漢耶願即蜚示開春亂流
羅刹東存呂侯便欲歷四明天台徑鴈宕而問
仙人之驥於青田其時仁兄定遷去不及繆恭
朝重客也

與許彥貞

東溪執別而弟適南中閱藏者幾歲歸復杜門
頗有篋述度不足示遠且無力授鏗亦以永日
而已吾丈鴻瞻之材何所不屆迺矻一郡丞
弦望有時當無久縻矣至弟所側耳引脰則吾
丈得雄消息也後宮有就館者否弟年來抱一
孫一孫女讀王逸少分甘帖聊足自娛顧吳婦

尚爾孑然一人向隅大是營慮婦每念魏嬖遥
相躡躅耳良書見及兼損諸品弟食指動者彌
旬而應青田燈光石近絕少佳願為覓數方方
已冒食既名饕餮又持泉石膏肓以累左右其
所欲不太奢乎湯義仍何似一謫令遂老才人
想時抵掌為樂也因附短疏幸郵致之

答鄔汝翼

吾丈耽玄守寂而猶蒿目東夷安期以干秦策
不用乃留玉鳥使異日求我於蓬萊山下得無

似之耶平壤失利增兵矣頃吳人至金閭頗已
戒嚴且聞倭欲自北而南則淮揚首旣京口亦
江海之會也吾丈能少出幙中祕畫或傳一檄
不勝十萬師遠乎鼎祚雖未老然以奔馳陪困
雕龍之才旣短躍馬之氣漸頽正如吾丈楮頤
飽飯看敬亭山色而已晤宏使知動定康適但
未卜丹成幾轉耳往別白門佳篇奕奕寶藏敝
笥虹光燭天每疑赤虬來迎治師也管城先生
盡市去方值病冗無可為役具在使口今殊貴

唐荅石室集卷八
長鎗大劍時將指咲毛錐何用請改而為歐冶
風胡之業一粲

與麻十洲

司寇公至知吾兄近狀意即可予告矣迺忽有
所論列往弟別宣武署中時兄決計請外憶弟
嘗答兄不必然無捨無執聽之而已兄每退然
若不勝今反以退者為進耶比得其疏捕風吠
影無實可據夫法不盡自持而復使持法者不
得堅自持 朝廷綱紀安望有振乎吾兄素醇

謹温恭今且以剴直貞亮著可為兼美尋聞賜
留之報弟所稱幸者 國之公是猶未盡泯也
計兄夏蒞功司予告之舉多在秋初少壯都顯
即優游數年八座九列亦方未艾遵養時晦消
息天行固宜如此弟先掃敬亭片石待相對槃
薄耳諸凡想兄家報能悉之

與馮開之司成

客春倅人方拊驂宛上鼎祚適自北還留南中
及跳身而東日與東人士望明公之履烏而不

獲遂也犬子孱雅辱明公引之公署顧之故廬
迺敢用蕪言輒塵清燕雖如涓流培塿識滄岱
而爭歸然亦殊不知量矣明公過加評藻誘使
可進施恩非分誠為其父耳彼豈何足膺于左
右乎陪京首善之地豐芑之遺而以明公端醇
冲穆曲導金繩俯臨璧水作人有術多士以寧
躬祝匠成為化廣大且拭目待之往鼎祚嘗信
宿名署翳然林水迄今有濠濮間想揚子一衣
帶候介次濇當刺單舫來詣齋頭聆曠世之玄
譚敘周星之離致計恐明公且揖讓人主之前
翱翔燕碣之表矣家叔箕帚意好古十倍鼎祚
繆為明公所親愛昔言有一人知己死必不恨
况於人倫冠冕後進宗鏡若今之馮公者耶比
南而鼎祚適山居不暇聞輒緣麻生布其臆如
此翹挹台光河漢非遠

又

比奉一訊臺端瞬及穉之暮矣計時獲叅侍而
緒暑愠愠浸尋病境三年不見猶歎其遠五日

不詹何以為期知明公於愛能竟在賤不遺必
雅同此裏耳親甥麻一鳳者辛卯偶領鄉書今
趨函丈之間為國子諸生姊寡且冬中六秩老
矣所藉此兒鼎祚門之彊蔭宅相是依年少學
人不敢望明公出祕密藏但承鋒距之餘使曹
溪一汗即不墮惡趣可冀法門矣至大宗師自
有章程彼焉得而干之鼎祚固無所私請也

答姚敘卿使君

別十九年而晤公於鷲峰子卿還虜重耳歸晉

則其歲紀乎公恬夷冲穆手握玄中神明載清
須髯生色鼎祚則奔流踣頓髮頊有宣矣公驅
車三峨之間興詠停雲軫及鼎祚而鼎祚長干
禪誦之隙遙切瞻言何萬里之神游耶大集種
種各臻妙境饒裕於材而不滯於法調適於氣
而旁藻於辭至若不必櫛比以襲古不欲躁厲
以殉今猶鼎祚所深悲末俗服膺左右者仰辱
命題篇端良幸驥尾之附但致羔袖之譏容勉
圖之公所繆為推詡鼎祚實未嘗有之當由長

者獎進後來不惜齒牙餘論也公其時有托乘
之賓且匆遽不得把塵柄塵作小談鼎祚往絕不
與人譚詩即留輦下久頗多所見賢士大夫然
少所解大半歷下弇州籬壁間物耳鼎祚來金
陵校刻說郛原本譌舛聞公家櫬上有之此書
雖不盡雅馴有可永日願借一對必不敢逋逸
使公為借書一癡也小梓三種用資覆瓿亦以
重違尊旨從石師業啟講筵矣併以聞

答張二府

明公解郡如解蔽屣奉北堂如拱北辰翩然鴻
冥婉爾烏養而長公且司牧王畿行躋台鉉忠
孝之道振於一門川嶽之靈粹乎八桂顧惟蔽
郡人士惜來蘇之無繇悵去思之益遠耳即鼎
祚董一二拜識履烏雅眷殷殷不自知為役之
日淺也大人長者記憶微細加膝不遺遙承飛
翰恍如白雲出自蒼梧敬馮賓羽附尺一之牘
江南已秋瞻九疑之黛色湘波瀰瀰我懷如何

答程照府

比繇蜀州叔受足下燕中吟燕僕生其地昨復
隨牒留十月足下固河雒人乃即有悲歌風矣
僕跼跡鄉曲如孤生之杜不復旁引虛名四方
如寄生之蘿多所映蔭顧知足下且又屬部內
不即內履者僕於府寺不欲數數也足下能惠
然責我則先人之敝廬在柱下可藏執戟可老
官何必俗聞聲而思承景而孕言何必同許生
者誰驟以鄭衛之音干大雅無放為幸乎或儻
有進於此者願以需命

答蕭府君

慙慙在候台從為萬姓請命前者二雨西南濡
足茲日漸陰得霈於北即大有年矣勤體焦思
猶蒙軫及先賢親灑藻翰莊嚴渾厚爾雅之文
至如合一高論勃窣名理之窟精研詞致之原
使務聲聞者過耻工擊悅者警心所惠來學既
鴻且遠也敬恭登梓以為冠冕肅先占謝嗣當
稽首

又

日伏蓬藿自遠宮墻遙挹清輝切資芳潤仰承
賜問佳蘭之實固今時所希逢亦往籍所未載
惟宋淳祐間龍江王貴學著蘭譜一卷其中有
曰茅蘭花紫葉二寸大壯者十六七萼是蘭能
結實色綠譜蓋言閩蘭然今閩蘭多種矣鮮見
結實者大都草木得氣之先蘭蕙猶品之重鄭
姑夢天賜與已蘭而生穆公羅含正位還家庭
中忽自生蘭別傳曰含德行幽感之應是則昭
明較著可徵也鼎祚記讀䟽淺良媿萃蕭之對
虛垂菲葑之采敬具質上無敢竅言

與蘇州徐二守

客歲漫游姑胥風謠旁采知明公所為政於吳
者如在敝郡萬口一誦誠君子蘭芳無適非好
也廼內拜之命尚猶少稽振淹賞茂顧官人者
之謂何豈以五湖之民苦有輕心淪洽須久道
化始成邪然亦當旦夕不次矣比承清署嘉招
禪宮枉駕闊襟羈思以晤言消之倌人北後鼎
祚遂擢而西冬中稍治舊廬為小兒納媢以逮

茲秋則鼎祚卧病居半間欲纂輯一書兼理芝
木故多杜門之日耳葉司農以督允來輒屬申
台候且布鼎祚近狀如此司農良友亮篤君子
也得周旋左右勞止沆可之詠願時勗之而已
與傅伯俊武選

比歲明公方御出國門而時會有異餘波所及
無擇賢豪王丞相有言不如此何以為京師鼎
祚留輦下見士大夫息息可笑也此自三秦士
民分不得霑公家霖雨且西華金天虞傳公攜

驚人詩來使帝座簸蕙迺持以巨靈掌耳公昔
製錦於吳飄海於越今復署鍾山石城天府之
國可為江東司馬矣建業南皆選佛場也一款
段經蒼山黃葉中登高作賦弔古譚禪足兼吏
隱亦是天游何必衣繡持斧四望八騶然後為
適耶鼎祚來為公設伊蒲撰杖屨尋支許之冥
契討王謝之風流亦一快事也舍甥行屬申起
居者如此一甥以鄉薦籍馮先生國子弟子鼎
祚附一函馮先生無所私請一甥省其友徐庫

郎且有役於貴部儻俯徼惠成此宅相乎秋雲
在望面對有期

答茅稚修

苔雪清泚負以震澤距吾百尺之宛百里之敬
亭牛馬可風丘原非岨而僕綦履所及多石城
金閭其隱隱有想者良勤稚脩匪徒為柳洲之
白蘋顧渚之紫筍而已季豹歸道稚脩有苞攝
千代之才鞭撻八紘之志以今按覆謂知言已
然尚有筆無口也扇頭諸篇與副在佩鱗者藻

而能縝博而不越至其古色獨照若已被素於
領湛思載魄猶彼苦玄出腸昔臨川日以蚤慧
慈氏推由宿根稚脩果定錄君遺蔭邪何其旦
榮扶桑夕超細柳也僕少即事此百無一植鹿
裘被木見彈求鴉庚辛而後絕不敢復布一語
今則屈乘之齒已長魯縞之力不穿攻瓚師門
望而息矣稚脩手書見鄉詞致斐亶似許其廊
廡之間備諸襟帶之末豈由禮九九而墜士象
虎賁而神狂卒者乎稚脩足下人亦有言大丈

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海內作
者鵲起蟄立大校陳陳相因不遵古轍而循今
涂不尚風骨而務聲響驟即之琅然足聽既探
之索然鮮味故僕嘗竊言與其盜跡不如匠心
辟傳神寫照妍媸各出儻令工飾不過益神具
於三毛假輕雲以蔽日寧有羨聯璧之嫺雅代
捉刀之威重頓失故我將質阿誰夫鳴鵲識夜
機在心目風雨如晦膠膠不已特盡其才終奉
其志自稚脩最之耳僕非坐養聲價者獻春當
詣齋頭一傾祕藏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豈交臂
而佚之會祖送息息姬蓐累絕始蘇不無竦惑
作報殊略裁具姓名惟主記藉焉

與江陵張中丞

明公解中丞之印猶解籜籜兮籜兮何重於公
迺明公重閩海且重朝廷耳鼎祚留輦下見言
事者皆不切機要或借資以速化或力詆以騁
私或矯而自高或託而自匿羽毛創痛惟其在
心吠景躡踪全寄於口使代無完人人無全節

則此輩之為也萬玉齋三徑益開二仲足侶願
明公無急世亦無忘世世亦豈能忘明公如靈
虬威鳳出則雲變入則泥蟠見則攬輝隱則儉
德將何違而不可乎隣封陶令君來佐貴郡輒
奉起居憶奉教長安昨夕也大江千里數歲一
書浮耶沉耶臨風款款

與陶明府

荆惟九州之故域三國之上游控引巴蜀衿帶
吳楚重可知也明公廉敏貞惠六郡稱良迺猶

暫稽內拜使仍歷勞人之職剖竹使之符借卧
治於淮揚試賢傳於馮翊則當事者意耳黃次
公出而潁川入而卿輔然亦由郡丞起願明公
少需之不次之命當旦夕下南郢矣鼎祚夙參
世講復忝隣封親若同懷潤猶九里當茲榮發
敬勒片言副在縑素別有不腆顯力一布崔忤
之私明公善政在寧陽其藹然遺去思而群然
具紀述者鼎祚將從逸史氏而碑之碣之

與龍君御

三駟過我里如飛天僊人偶涉塵界輒爾翹升
東濟餘卮亦復霑醉吾輩情寄良不在多是後
鼎祚有夢昔昔落三竺六橋間然聞清署在樵
李又傳攝行泐上綜之似不於虎林鼎祚北上
無資用頭顱如此事固可知今年結夏不吳則
越且欲盡探金箱玉笈之文不知越中何所得
道藏耳攜李多故家有奇書或古刻而今不存
或錄本未刻門下博物君子也當亟留神廣索
弟台歸頗善病以承夙盟冒暑來踐暇日足惜

良會不常大匠鑪錘之頃幸加摩切使成一器

田

